

一只马蜂*

丁西林

1923

剧中人：

吉老太太：年约五十余岁，身材细小，体质强健，
淡素服装，非常的清洁。

吉先生：吉老太太的儿子，年约二十六七，强健，
活泼，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。

余小姐：年约二十五六，姿态美丽，面目富有表
情，服装精致。

仆人

布景：一间小小长方形的房子，后面墙壁中间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12145951/https://rentry.co/m5ixy>

，两扇宽门。门的左边置一衣架，靠墙一小桌，桌上置鲜花。右边靠墙立一书柜，内藏成套的中西文书籍。右壁的里边，开一独门，门前为短门大窗，窗边置写字桌，上置文具。房的右壁，后半亦开一门，前半靠壁置书架，架上置装饰品。壁上悬字画。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，置一小圆桌，上置茶具，桌的右侧置大椅（即安乐椅），左侧置可坐两人的长椅，两椅之间，置一小椅，椅上皆置腰枕。

开幕时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，脚下置高垫，手中报纸，落地上。

吉先生：（将左门徐徐推开，见老太太睡卧椅上。轻步走至衣架，取了一件薄大衣，走至椅前，轻轻盖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醒觉。吉含笑问）睡着了没有？

吉老太太：我本想闭了眼睛歇一会，不想一不留心，就睡着了。（坐起）

吉先生：老人家的眼睛，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

，闭不得的。一闭了，就不由你做主。（将报纸拾起，坐在小椅上）

吉老太太：现在什么时候了？

吉先生：（由包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）三点一刻。

吉老太太：你在哪里一只到现在？

吉先生：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。

吉老太太：喔，不错，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。

吉先生：好，现在就写。（坐到写字桌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，砚里倒了水，磨墨取笔，预备写字）怎样写法？

吉老太太：随便的写几句好了。你把我们动身

的日子告诉他们，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

吉先生：你一面说，我一面写吧，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？

吉老太太：喔，已经不是日子，还再不动身！

吉先生：（一面写，一面念，一面说）“……十九日起程回南。”（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）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，（写）“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”（问）是不是？

吉老太太：是，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干净。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，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

吉先生：（写）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。（一面写一面口中低声地念）……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（问）还有什么？

吉老太太：（自己想她的心思）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，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

一晒。

吉先生：好，还有什么？

吉老太太：没有什么。（自言自语）王妈回家，说过了节，就回来，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？

吉先生：（继续地写信）

吉老太太：余小姐，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。

吉先生：（先写完了信，然后答话，再接着写信封）你不是说送她一件衣料的么？（写完了信封）好了，写完了。

吉老太太：（被吉打破她的深思）写完了么？

吉先生：（走至椅前，将这信送出）要不要看一遍？

吉老太太：你念一念吧。

吉先生：（念信）“二妹览：‘已经不是日子，还再不动身！’母亲说，……”

吉老太太：这是写的什么？

吉先生：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。（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）“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。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干净。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，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，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。王妈回家，说过了节，就回来，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？”没有写错吧？

吉老太太：（笑）喔，你们现在写信，都是这样写么？

吉先生：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，有一

句，说一句。你没有旁的话要说么？

吉老太太：没有。

吉先生：这下边是我的事。（继续念信）“这次母亲在京，一切都好，惟有两件事，不大称心……”

吉老太太：我有什么事不称心？

吉先生：（不答，继续念信）“第一，她这次来京的目的，本想劝她的儿子，赶紧讨个媳妇，她可早点抱个孙儿。方头大耳，既肥且皙。暖！不想来京两月，绝少成绩。媳妇，毫无影响，孙子，渺无消息；第二，她满心满意，想亲上加亲，把姊妹改做亲家，侄儿变做女婿。不想她那不肖之女，又刚愎自用，不顺母意。因此上，这几日来，口中不言，心中闷闷，不过那位表侄先生，现已广托亲友，多方物色。夫诚能动神，勤能移山，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，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！故数月之内，定有良缘。将来一杯喜酒，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成

眷属之美意也。”说得对不对？不要生气啊。

吉老太太：（稍有不快之意）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！你们的事，我老早就对你们讲过，由你们自己去，我一概不管。你们爱怎么说，就怎么说

吉先生：（将信封好，贴了邮票，走至椅旁，一手放椅背上，一手理她的头发）妈，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，你什么事都是非常。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，一个非常的贤母。惟有这一件，你没有逃出了个母亲的公例。

吉老太太：把这件大衣挂起来。（吉将衣挂原处。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）“贤妻良母”，配不上这四个字！（吉坐到原处）你父亲死的时候，你只有八岁，云儿也只有五岁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法——也一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——所以我就拿定主意，自己教你们。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。那时所有的产业，就是那分来五十亩坏田。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，不愁吃。不是说大话，要是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的学费用费，现在大约

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。

吉先生：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。

吉老太太：是的，贤妻良母，有什么稀奇？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？

吉先生：你要原谅她们。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，现在可以拿起笔来，做文章，她们只要说，说，说。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。

吉老太太：现在这班小姐，真教人看不上眼。不懂得做人，不懂得治家。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？

吉先生：她们都是些白话诗，既无品格，又无风韵。旁人莫名其妙，然后她们的好处，就在这个上边。

吉老太太：我问你，这样的人也不好，那样的人也不好，旧的，你说她们是八股文，新的，你又说

她们是白话诗……

吉先生：是的，同样的没有东西，没有味儿。

吉老太太：那末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，你就愿意？

吉先生：（耸肩）坏的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，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，那倒容易办了。

吉老太太：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。这样的不同！那一个就请这个，托那个，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。你总是不把它当成一件正经事看。

吉先生：不把它当成一件正经事看！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了，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。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镜一样，那么你的孙子，已经进了中学。

吉老太太：（觉得她没有办法）倒一杯茶给我。（吉倒了一杯茶送给老太太，自己亦倒了一杯，慢

慢饮之。老太太沉思半响）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的表兄弟已经同我说了几次，要我替他做媒？

吉先生：怎么不知道？

吉老太太：你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么？

吉先生：余小姐，是不是？你问过她了没有？

吉老太太：（很慢地答）没有。

吉先生：为什么不问她？

吉老太太：为什么不问？（少顷）我想今天问她——好不好？（语时视吉）

吉先生：很好，看护妇配医生，互助的原则，合作的精神，结婚时最好的演说资料。

吉老太太：（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）

仆人：（推开左门）老太太，余小姐来了。

吉老太太：请她进来（仆人走出，吉放下茶杯，忙走至写字桌，整理笔砚，折好了桌上报纸）

（仆人由外面推开左门让余走进，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茶具）

余小姐：（带了帽子手套，一手提钱包，进来之后，一面与主人招呼，一面脱去手套，将钱包置于门旁小桌上，解下帽子）老太太，吉先生。

吉老太太：余小姐

吉先生：余小姐（吉接过帽子，挂衣架上）

余小姐：老太太，对不住得很，劳你们等了。

吉老太太：没有什么，请坐。（让余坐大椅）

余小姐：喔，老太太坐，老太太不用客气，我这儿坐好。（扶老太太坐大椅，自坐小椅，吉自坐长椅上）两点半钟就想来，突然来了一个病人，要替他腾出一间房间来，忙了半天，还打算打电话，说不能来了，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，无论怎样忙，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。

吉老太太：多谢你，我们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。所以一向不常请你出来。今天是因为我们快要回南，想请你来，我们好当面向你道谢。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。起先是我们吉先生，住了两个星期，都是你招呼，后来又是我自己，我们实在感激你的了不得

余小姐：老太太太客气，那是我们的职务。老太太这几天饮食可好一点？

吉老太太：胃口不强，我一向就是这样，那一次到北京来，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，所以觉得不大舒服，实在没有什么病。我们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，说医院里怎样的舒服，怎样的干净。我总是不想去。后来他又说我精神不好，一定是睡觉不好

，非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静养几天不可。我被他说不过了，方才住到医院去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。

吉先生：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，不相信看护妇的。

吉老太太：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，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。

吉先生：没有什么，你现在不但相信她们，并且喜欢她们。

余小姐：我们也知道，外面有很多的人，说我们的坏话，现在不是我来替自己辩护，有时实在不是看护妇的疏忽，实在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们的麻烦，我常时同其余的同事说了玩，说这些人什么事不会做，连生病也不会生……

吉先生：要生病生得好，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

事。

余小姐：她们第一，就不肯听医生的话，要这样那样，一天要压几十次铃子。你对她们说，叫她们不要吃东西，她一回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，一回儿想叫家里送点鸡汤。你想，要叫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太太小姐们一样，我们哪里有这么许多工夫？我们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。喔，说也是无用，她们哪里肯讲理？

吉先生：做看护妇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，因为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是醉汉，其次就要算病人。

余小姐：好笑得很，遇到一种奇怪的人，病快好的时候，他还要你陪他谈天。（看了吉一眼）

吉先生：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讨厌。要是个男人，还没有什么，假若是个女人，那恐怕简直没有办法

吉老太太：不过我终是不相信，其余的人，能够同你一样。纵然有你这样的能干，也一定不会这样

的和善，这样的体贴。

（仆人由左门入，手里拿了一个盘，盘中置茶壶、茶杯、糖罐等物）

余小姐：（老太太欲倒茶）老太太请坐，让我自己来倒。（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）

吉老体贴：喔，谢谢你，（吉倒了一杯茶送余）

余小姐：（受吉之茶）谢谢。（欲代吉倒茶）

吉先生：谢谢，我不喝茶。

余小姐：（一面喝茶）老太太为什么不在北京多住几天？有吉小姐在家，难道还不放心么？

吉老太太：她倒什么都能够，不过我这次离家已经很久。我本是因为吉先生病了，所以来看看。

余小姐：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干。

吉老太太：什么叫能干？不过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的事，我不容她们不知道。

余小姐：不过要想能向老太太一样的能干，恐怕不容易。

吉先生：做能干父母的子女，是一件很苦的事。暑假那么热的天气，回到家，只有两个星期，两个星期一过，就一个赶到乡里去种田，一个赶到厨房里去烧饭。

吉老太太：（笑）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——我现在也有了年纪，也不怕人笑话——我以为一个人多知道一点事，一定不会有坏处。我不相信，一个女人会做了饭，就不会做文章。

吉先生：不错。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了饭的女人不会做文章，是会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。

余小姐：吉小姐会到北京来么？我很想认识她，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、可爱。

吉老太太：她旁的没有什么好处，不过还直爽。就是我嫌她有点新的习气。

余小姐：（高兴）我想我们一定会变做好朋友，她来的时候，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写信给我。

吉老太太：（向吉）你有她的照片没有？

吉先生：有一张的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余小姐：（忆起）喔，吉先生信里，说老太太要我一张照片，我今天带来了。（走向小桌）

吉老太太：（不解）我没有说要照片。（向吉）我几时……

吉先生：你怎么没有讲？真是有了年纪的人，

说过去的话，不要几天就忘了。

余小姐：（装不听见，由钱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）这一张不大好，不十分像，等以后有了好的时候，再送老太太吧。（以照片送给老太太）

吉老太太：（看照片）你已经长得很好看，这张照片更加好。

吉先生：（向老太太取了照片，取笑老太太）你平常最讲究会说话的，怎么今天自己把话说差了？你应该说，这张照片固然好看，但是总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。（与余对看了一眼）

吉老太太：我是说的老实话。

吉先生：你们还坐一会儿才去吧？（向老太太）我送你一个好看的相片框子。（吉带照片由左门走出。两人不语者片刻。老太太对余注视，余不知所语，取了一块糖来吃）

吉老太太：余小姐，我有几句话，很久就想同

你谈谈。(将椅移近，余忙将口里的糖吞下，理了一理裙子，坐直了身子，用心地听)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很爱舒服的人，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，很过了些辛苦的日子。我们吉先生，从小就没了父亲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全靠我一个人去问，连他们的书，都是我自己教他们。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，才把他们带到这么大。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用不着我去担心。不过还有一件，我放不了心，就是他们还都没有成家。(余的身子略微地颤动了一下)这一层，我也同吉先生说过好几次，他都不把它当一件事。——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现在子女的婚姻，本来也用不着父母去管，所以我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。(叹了一口气，略顿)我有一个表侄。(余转了一转身子，恢复了自然和呼吸)你大概也认识他，他到医院看过我。他虽然只看见过你几次，但是因为他时常听见我说你怎样的好，所以他很敬重你。他向我说了好多次，托我说媒，我都没有提过。因为我自己儿子的事，我都不管，我哪里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？不过他说，他一来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所以不好向你开口，二来就是想对你说，也没有个好的机会。他，人是一个极好的人，他学的是医道，现在预备自己挂牌行医。

他的脾气很好，也会死一点坏的嗜好都没有。——喔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腐败的老太婆，说媒的事，是你们现在最不喜欢的。要是这样，我请你不要生气。

余小姐：（如梦初觉）我很感谢老太太的好意，哪有生气的道理？

吉老太太：他还想在我回南之前，得一个回信。我想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样的一件事，你如要细细想一想，你回去写封信告诉我，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（略顿）你的意思怎么样？你有什么话，尽可对我说，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看待

余小姐：（思索了一会，打定了主意）我想我们年轻的人，一点经验没有，什么事都全靠年纪大一点的人到处指点教导。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？

吉老太太：喔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总得你自己做主。

余小姐：老太太的意思，如果觉得很好，那自然不会有错。

吉老太太：那我就说你很愿意？

余小姐：不过我想总得写一封信回去，问问父母的意思。

吉老太太：不错，不错，自然应该这样。那你就写封信回去，等你接到家里回信之后，再说吧。

余小姐：我想单由我写信去，还不十分妥当。

吉老太太：那有什么不好？

余小姐：可以不可以请吉先生写一封详细的信，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诉我家里，我再另外写一封，一齐寄去？

吉老太太：不错，不错，应该这样。回来我对吉先生说一说，叫他写起一封信来。写好了，我叫一

个人送给你，你说好不好？

余小姐：老太太的主意很好。

吉老太太：我们还是坐一会，还是就到公园去？

余小姐：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？

吉老太太：我们就去好不好？我叫他们去请吉先生去。（走去压电铃）

余小姐：我借你们的电话用一用。

吉老太太：在那边的院子里，你知道。（余由右门出，仆人由左门入）你去请吉先生，就说我们现在到公园去了。（仆人由左门出。老太太坐回原处，若有所思）

吉先生：（由左门入，手里拿了照片，装好了框子。进来之后，将照片放在书架上，看了一眼，移

动一回) 余小姐哪儿去了?

吉老太太: (沉思中) 打电话去了。

吉先生: (坐到小椅上, 取了一块牛奶糖, 慢慢取其外皮, 随便地问) 你的媒做得怎么样, 问了她

吉老太太: 问过了。

吉先生: 她怎么样讲? (将糖送至嘴边)

吉老太太: 她很愿意。

吉先生: (将糖由嘴边拿回) 她很愿意? 她说很愿意么? 她怎样说?

吉老太太: 她没有说什么。

吉先生: 她没有说什么, 你怎样知道她很愿意

吉老太太：这用不着说的。

吉先生：喔，不错，这一类的事是用不着明说的，是不是？同天气一样，只要看看天色就知道了。（老太太对他严厉地看了一看）那么，已经定了？

吉老太太：她还要写封信回去，问问她的父母，要等……

吉先生：问问她的父母！（解悟）喔！（把一块糖投入口中）

吉老太太：你笑什么？你笑她把她的父母太看重了，是不是？我听了很欢喜。

吉先生：没有的事！我听了也很欢喜！（又拿了一块放进嘴去）她说了什么时候写信没有？

吉老太太：她要请你替她写。

吉先生：要我替她写！这真奇怪。我又不是她的亲兄弟，亲叔伯，她为什么要请我替她写信，这不

是奇而又奇的事？

吉老太太：你看了奇怪么？我看了一点也不奇怪。

吉先生：为什么不奇怪？

吉老太太：因为——因为还没有认出她。她是一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孩子，知道什么是应该说的，什么是不应说的。她知道害羞。

吉先生：喔喔！女孩子！害羞！（又拿一块糖放进嘴去）

吉老太太：怎么你向来不吃糖的人，今天爱吃起糖来了？

吉先生：今天的糖特别有味儿！（高兴，即起）你们现在就到公园去么？

吉老太太：等余小姐打完了电话。

吉先生：（想了一想）你不换一件衣服？

吉老太太：不过是到公园去坐一坐，谁再去换衣服？

吉先生：可是天气很凉，不换，也应该加一件。——在哪里，我替你去拿，好不好？

吉老太太：我自己去，你不知道。（吉开右门让老太太走出，将门关好，走到书架，取照片在手，细细地审看。将照片放回，在屋里走了两转。余由右门入）

吉先生：电话打通没有？

余小姐：打通了。（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内，两人对看了一看）

吉先生：（将长椅向前稍推）老太太到后面取

换一换衣服，叫请你在这里等一会。请坐。

余小姐：（由女人的直觉知将有有趣的谈判发生，为准备抵御起见，先摸了一摸头发，理了一理裙子，选了长椅离小椅远的一边坐了。吉坐小椅上）老太太真是一个可佩服的人，那么大年纪，穿的衣服，比年轻的小姐们还要讲究。

吉先生：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不讲究，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讲究。

余小姐：为什么？

吉先生：因为人是一个社会动物。一个人生在世上，所有的一切物质上的幸福，精神上的愉快，都是社会给他的。所以一个人对于社会，应当尽量的报答。

余小姐：那与穿衣服有关系么？

吉先生：关系大得很！因为报答社会，有种种

不同的方法。有职业的，藉他的职业，有技能的，用他的技能。当兵的可以替我们杀人，做律师的可以替我们打官司，做医生的可以替我们治病。不过还有一种人，——就像我们——既无职业，又无技能，最少也应该有几件好看的衣服，才不至于走到人家面前，叫人家看了难过。

余小姐：（笑）哈，我明白了。愈无用的人，愈应该穿好看的衣服，对不对？

吉先生：对，不过有用的人，也不应该着不好看的衣服。社会上没有一种职业，我们可以承认他有不顾装束的权利。一个人，自生至死，也没有一个时期，我们可以承认他有无须掩饰的特权。假若一个女人，因为她已经结了婚，就不管她头发的高低，因为她生了儿子，就不管她袖子的长短，或是一个男人，因为他能够谄几句诗词歌赋，就不洗清他的面孔，因为能够画得几笔山水草虫，就不剃光他的下巴，拉直了他的袜筒，那都是社会的罪人。

余小姐：这样讲，恐怕我们都是社会的罪人。

吉先生：你？喔！（欲言又止）

余小姐：我怎么样？

吉先生：你？两个月前，你冤枉说我发烧的时候，我不是已经对你讲过么？

余小姐：我冤枉说你发烧？

吉先生：自然是冤枉。什么温度三十九，脉跳一百多，那都是你造的谣言，——是的。完全是谣言。——不过我很感激你，假使没有你的谣言，我如何能够住到两个星期？喔！那两个星期！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两个星期！（叹）暖，无论怎么，不会再有的

余小姐：（同想到那时的景况）是的，也不知说了多少话！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爱说话的病人。

吉先生：是的，那都是些极真诚，极平常，极正当的话。为什么平常我们不能讲？为什么要男人装

了病，方才可以讲？为什么女人听了一定要冤枉说他发烧？要是现在我说你的眼睛生得怎样的动人，嘴唇怎样的可爱，你会装做没有听见，把我的额角摸一摸，枕头拥一拥，说一声：“现在歇一会儿吧。你说话说得太多！”“社会真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！这一类的话有什么说不得？为什么现在不能说？

余小姐：因为——因为你现在不发烧！

吉先生：你怎么知道我不发烧？我一年到头，没有一天不发烧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现在替我试一试。（伸手放在长椅边上，余从长椅那一边，移到这一边，先理了一理裙子，然后用右手把脉，同时看左手上的腕表。约数秒针无语）我病的时候，说了很多的话，是不是？（余点头）说了些什么？

余小姐：（余将手缩回）你说中国是一个可怜的社会，男人尤其可怜，除了赌钱，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，除了生病，得不到女人的一点同情。所以你

一星期要打一次牌，一个月要装一次病。

吉先生：对呀！这像生病的人讲的话么？——发烧不发烧？

余小姐：（犹豫）七十七次。

吉先生：可见得是说谎。

吉先生：因为你没有数！

余小姐：喔，一个人可以随便说谎么？

吉先生：自然不能“随便”。不过我们处在这个不自然的社会里面，不应该问的话，人家要问，可以讲的话，我们不能讲，所以只有说谎的一个方法，可以把许多丑事遮盖起来。

余小姐：我们从小就知道，说谎是不道德的。

吉先生：道德是没有标准的，随时代随个人而

变的東西，平常“所謂“道德，不是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迷信，就是這班人對於那班人的偏見。

余小姐：這樣說，世界上沒有善惡好壞的標準了？

吉先生：世界上只有脏的習慣是壞習慣，丑的行為是惡行為。

余小姐：所以什麼謊都可以說，只要說得好聽。做賊，賭錢，都可以做，只要做得好看？

吉先生：一點都不錯。不過世界上美神經發達的人很少。做賊同賭錢的時候，大半都是不大十分雅觀。說謊，說得好的人很多，不過我最佩服的是你。

余小姐：我向來不說謊，你說我說謊，你有什么證據？

吉先生：對呀！所以佩服你的緣故，就是因為拿不出證據來。不過一個人說謊話說太多了，總有一

天，转不过弯来，要露出马脚来。

余小姐：我向来不欢喜说话。

吉先生：好吧，白说是没有用的。我问你一件

余小姐：什么事？

吉先生：老太太替你做媒没有？

余小姐：（着急）你不应该问这句话。

吉先生：为什么不应该？

余小姐：因为这一类的话，连自己的父兄都不应该问，朋友更加不应该。

吉先生：喔，新文化！新文化！不过你知道不知道？一个人的婚事，从前，是父母专制，现在因为用不着父母去管，所以用不着父母去问。（吉先生的一件，以为婚姻的事如果不要人帮忙则已，如要帮忙

，父母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物，现在所以不要他们过问，一则因为他们专制，二则也因为他们不能帮忙。这一层似乎还没有人见到，所以附此说明）但是现在的婚姻是朋友专制，要想结婚，非靠朋友帮忙不可，所以说朋友不应该过问，是完全错误。

余小姐：我取看看老太太去。（起立欲走）

吉先生（起立阻之）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，没有对你说。请坐。（两人同坐下）我不在这里的时候，老太太同你讲了很多的话，是不是？

余小姐：是的。

吉先生：她说到我不想结婚的话没有？

余小姐：说了很多。

吉先生：你知道，我不想结婚。

余小姐：为什么不想结婚？

吉先生：因为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美神经，一个人一结了婚，他的美神经就迟钝了。

余小姐：这样说，还是不结婚的好。

吉先生：是的，你可以不可以陪我？

余小姐：陪你做什么？

吉先生：陪我不结婚。（走至余前，伸出两手）陪我不要结婚！

余小姐：（为他两目的诚意与爱情所动）可以。（以手与之）

吉先生：给我一个证据。

余小姐：你要什么证据？

吉先生：你让我抱一抱！（释其手，作欲抱状

余小姐：（走开）等你再生病的时候。

吉先生：不过我母亲都告诉我，说你已经答应了做她的侄媳妇，那怎么办？

余小姐：（得意）那没有什么，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嫁给医生！

吉先生：对，我知道，我们是天生的说谎一对！（趁其不备，双手抱之）

余小姐：（失声大喊）喔！（老太太由右门，仆人由左门，同时惊慌入，吉已释手）

吉老太太：什么事，什么事？（余以一手掩面，面红不知所言）

吉先生：（走至余前，将余手取下，视其面）

什么地方？刺了你没有？

吉老太太：什么事？什么一回事？

余小姐：（呼了一口深气）喔，一只马蜂！（以目
谢吉）

闭幕